武陵集

卷四

原集

雜著 箴 墓誌銘

序 銘 行狀

記 贊

跋 祝文

武陵雜稿卷之七　原集

雜著

遊淸凉山錄

嘉靖甲辰四月初九日丁丑將遊淸凉山早發豐基郡郡齋送之者書生醴泉張應門密陽李鶴齡咸陽朴承元豐基權叔鸞咸安李機柰原裴億漢陽閔宗中密陽柳芬醴泉權鮐壽權好金從行者延城李憙天嶺朴淑良臨瀛金八元及阿惇四人是日承文院著作朴承侃承政院注書朴承任兄弟設茶禮以榮覲其兄朴承健承俊亦中癸卯生員兼擧慶禮來會

者安東府使趙世英醴泉郡守金洪榮川郡守李楨
奉化縣監李宜春三嘉縣監黃士傑禮安縣監任鳳
臣安奇察訪潘碩權昌樂察訪許硃前司諫黃孝恭
前典籍秦渊及四鄉父老余亦往會設宴于龜臺上
流臨流展席外内具慶帳幕雲布觀者傾邑注書之
嚴府進士朴珩年可六十鬚髮渾白風儀戍削信乎
眞長者也七子皆文儒桂蓮聯輝廼邦家之光其福
未易艾也宴罷馳入客廨宿雙淸堂李憙阿傅先到
待之朴璥良金八元騎月繼至喜甚呼童子點燭李
憙讀東坡鳳翔八觀詩令憙先詠石皷歌聲音和壯

極可恠也仍論子瞻其高才可以驅駕昌黎惜其所入之差便謬千里自謂向長安而反適甌越未免爲娼嫉之雄誠可悲也使小伶登字民樓吹笛其聲瀏瀏飛徹月桂有福妓卓文兒者與余同乙生貸得一樽抱來曰今夜老子似發高興老妓興復不淺遂開酌大醉迺曰若不誦大學恐其流也遂令誦大學至其心休休以義爲利等語輒三復永嘆有慨於前古也

戊寅蓐食別安榮醴奉禮諸官倩安東留者貰欣爲鄉導省騎從使博輩先驅渡沙川暫飯于召慈亭亭

在榮禮之交聾巖李相公宰榮時所植其後公爲方
伯亦來憩于此枝葉蔽芾綠陰滿地行暍而畏炎者
就之如父母可名曰召憩踰龍壽峴歷溫溪見吳進
士彥毅遂謁聾巖于汾水之宅公出迎門外引坐圓
暮命之食繼之以酒使大婢按琴小婢撫箏或歌歸
來辭或歌歸田賦或歌李賀將進酒或歌蘇雪堂杏
花飛簾散餘春其子文樑字大成侍坐亦歌壽曲余
與大成起舞公亦起舞公之春秋七十八乃吾先年
也愈爲之興懷悲梭公所居殊隘狹然左右圖書堂
前列置花盆墻下植花草庭沙如雪洒然若入神仙

宅也日暮馳到夫浦令輜馬先渡醉與諸生橫槎暝
亂乘興渺然有遺世之志旣渡頹然卧莎岸先待者
前萬戶琴致韶及其子姪四五人邀余宿其家騎月
入前村村乃吾王母權氏之父故牧使權𡧲舊居萬
戶廼權牧姊妹之出其遇我特厚
己卯微雨諸琴十餘人皆挈榼來餉將發步出前路
望見權祖故家遙禮權簡墓卽牧祖之考也初牧祖
從舅氏總制李恪開鎭合浦遂爲漆園府院君尹子
當家壻因居焉我之寓漆園亦從權氏也追惟悲感
垂涕而去東行穿入亂山中渡碧溪不知其幾乍雨

乍晴或簑或否往往有山村髣髴桃源其耦而耕者類沮溺閔巖耕者類子眞老而鋤者疑龐德公顧謂諸生曰不逢堯舜君則雖抱犢入此木食澗飲而終身可也行三十餘里有岐路迷不知所向賴禮安人隨後訪得才山路遂北登大嶺始見雲霧堆于西即淸凉諸峯淑氣之所結構也喜甚暫憩遂下山渡溪折而復西又登大嶺蜂附而上絕險倍初嶺已與入境過隔其初嶺名曰斷俗二嶺名曰懷仙度複關始入淸凉洞馬上披簑仰面有奇巖秀出壁立千仞隱見烟霧中迢迢若夷叔立殷末卽卓立峯也循東崖

右轉石徑欹側兩脚不止馬蹻遨鴈行阽危甚廼脫
簑引鞚褐衣盡濕步步戒懼心骨俱酸日斜達蓮臺
寺千峯紫翠卷舒無定其晦如夜卽開爲晝俄而旋
晦晦復褰開岳色之在望中者或全露或半露有雲
氣自上罩之者亦有自下蒸之者或孤生巖罅而爲
風披拂者堆若白雪走若蒼狗其淡淡其翁翁若有
嘘者吸者變態倏忽頃刻萬狀雖談天之衍雕龍之
奭殆不可形容寺僧迎慰曰貪道徯久俟來何晩有
老宿指點烟霧中云彼金生窟彼致遠臺此後有元
曉寺西有義相峯昔者四聖人居是山結爲道友往

還游息於斯云余應之曰元曉新羅中葉僧金生義
相亦皆羅產而異世最後者崔孤雲其生在羅末安
得相從爾無以誓說罔我自此釋徒不得發誕厖諺
云昔有寺僧欲創是寺死爲三角牛輸入供財其勤
殊苦一日死于寺下遂聚石爲墓試問此欲針其誣
惑有小衲開口將答老衲目止之遂合喙不敢吐徐
曰有一琴姓生員命畫三角於寺門使來者皆知其
結緣也余謂崔孤雲入大唐檄黃巢名動天下遂爲
東方文章之祖至於配食文廟然其實吾儒之罪人
也昔王夷甫善清談誤天下蒼生使神州陸沉於五

胡元爲中原百代罪人若孫雲則反有甚焉彼其負大名東歸雖不爲朝廷所容東人望之若神仙中人其平生所歷一水一石至今猶稱道不衰誠使孫雲粗識吾儒之門戶而昌言排之則五百年高麗未必陸沉於佛若是之酷也其稱順應曰大德利貞曰中庸嗚呼是二妖僧者果能爲大德中庸孰不爲大德中庸乎其助桀爲虐得罪萬世名教可勝言哉若琴生者亦孫雲之罪人也

庚辰快晴遣還馬僕策杖出寺寺僧戒閒前導循小溪東躋攀緣樹木數十步輒一息李意朴淑良率留

者先行隱映青林間如度新就障子已在致遠臺當
聲高起響賁裂層崖金八元與阿博皆插花在後行且
俯視別室中臺普門三刹如在甕中洞壑窈窕靈籟
自生雨後諸峭競秀步步益奇入眞佛庵無僧久矣
鐵壁在後飛瀑在左亦勝觀也迤南行向金塔細路
危滑數息樹陰使從者芟薙山皆璧石無土所得甚
艱到致遠臺但聞笛不見其人怳如子晉登緱而吹
笛者潛身層巖上肰也坐久聞云有客自外來問之
則吳仁遠已到中臺舉杖遙揖即捨馬攀藤相見喜
甚各舉一盃遙見內山十一寺夕陽滿戶高低翠壁

明婿可愛雖使郭熙李伯時復生固難模也天嗔抵

宿下清涼寺

辛巳朝微雨飯後並出上清涼前臺極洞快舊無名稱酌一巡仁遠曰子盍名之余戲吟有他年喚作景遊臺之句仁遠大笑即題于羅漢堂壁歷入安中寺松齋李公堣少時與黃宰相孟獻洪先生彥忠讀書于此其後松齋有一絕曰安中寺裏洪黃我丙午年中事已遼存歿人間一惆悵亂松春雨夜蕭蕭是時洪先生已歿故公詩如此今則三仙皆已作古余次其韻曰惆悵何時鶴返遼仁遠惆然良久又書二詩

于佛榻入克一庵登石梯有老松千尺大可十圍風
穴在庵後極險絕李愿輩先登余與仁遠繼之穴口
有二板傳云崔致遠所坐圍碁之板板在窟中免雨
故能千載不腐穴深不可測逈臨碧虛仁遠令笛者
吹步虛子又使諸生或歌或舞歌笛爭競響落半空
一行歡甚遂訪致遠庵飲聰明水水在崖泐蒲石坳
瀅若明鏡冽如氷雪當不讓康王水簾然致遠十二
入唐豈歆此而養聰耶以致遠所歆遂得聰明之號
爲可笑也聞云有僧居舊庵將點佛燈忽崖石下墜
捲屋去舉頭但見月星皎皎其身無傷云亦可爲立

坐巖上諸生散坐庵內有白衣持酒來卽任宣城詞
元所送也方開酌有二生來一李國樑聾巖之姪一
吳守盈仁遠之子李生袖出聾巖書乃公戲作歌使
李生歌而聽之者於是酌宣城之酒奏福州之管使
李生歌聾巖之歌亦山中之一奇異也又有僧祖安
自金剛山來丙申歲嘗從我登伽倻者袖出吾詩有
拏山眼底微萬仞[illegible]雖喬他年方丈路携爾躡雲梯
等語僧眼一碧而霜髯已白盡再逢一笑可喜也晚
出西臺席月良久還宿文殊
癸未步自文殊並普賢繞絕壁抵夢想庵緣崖路絕

架二木通棧下臨不測兩足生酸毛骨悚然加以文
園病渴喉吻生烟見飛瀑自絕壁間落槽引飲數螺
五內回仰攀躋層磴乃入庵庵西有峭壁千仞俯臨
絕壑卽道臺寺之上界安年幾七十其行甚捷臨不
測無懼色仁遠曰是殆猿狖後身也還由石棧出從
壁隙上元曉庵路極危峻所云前人見後人頂後人
見前人足腰背俱盪著也閭云是庵屢遷非元曉舊
居庵東絕壁削鐵下有舊址恐其基也使吳兵守盈列
書十二峯名于板壁又由庵東並絕壁攀蘿累息上
滿月庵獨與仁遠坐庵前石臺有異鳥來集所坐樹

梢怡然刷翮適爾忘機移時乃去又有兩龜出沒石
築間鼷鳥若嘗駭然若驚四顧而走走而伏伏而又
顧惟穴是尋李惪欲捕之不得是夕天無點綴月色
如洗夜半開戶獨立如在廣漢俯視世界也
甲申晨食上白雲庵少憩遂躋攀分寸所到漸高所
見益遠鶴駕公山俗離諸峯已落眼前累憩得到紫
霄頂蒼壁千仞不可攀梯卓筆峯亦頹脫不可登遂
登觀滴峯倚杖良久望西北諸山浩嘯而歸重攜白
雲庵詣李舍人景浩記眞幼婦之作也遂由滿月導
東溪推轉而下往往息樫陰左右皆蒼壁行至文殊

後洞府稍大即紫霄之東肇白之西溪流合瀉而爲文殊飛瀑者也路上有大石石上有一松可愛路下有峯峭拔上大乘在其趾寮主甚陋穢先入者皆嘔噦而出不果入直抵金生窟崖棧朽絶手攬藤蔓匍匐躋崖振身而登惕惕可警窟在大巖之下巖石最雄峻回護若天成飛瀑自巖上散落其聲喧豗白日飛雨刳木承之以爲飮僧云若雨後勢大其聲轉壯如倒銀河石室淸淨冠上方諸刹終宵聽瀑灑然可愛倘有靈仙必先棲息于此余家有金生書帖其字畫皆峭勁望之若尊巖競秀今觀是山乃知生學書

于此筆精入神滑稽壘頹也昔公孫大娘渾脫舞張
旭得之而善草書其妙一也苟得其妙以免畫卦可
也舞與山奚擇但此正而彼奇故有楷草之分耳世
皆傳旭之草出於舞而不知生之法得之山也是固
不可以不闡也
乙酉到蓮臺寺暫飯登小樓出坐林臺酌數巡別諸
衲步出獅子項始騎馬行穿綠陰中過三角墓少憩
碧澗漱靈源出洞門渡大川回望亂巒雲烟滚鎖依
然若劉阮從天台而來也大成迎我于渡口仁遠設
幕于路左醉李酒飽吳飯與仁遠投宿龍壽寺寺乃

前朝巨刹檜柏參天堂宇半摧居民數三醜不可近

丙戌讀高麗學士李穀詩碑文其欺君佞佛之惡傾海難洗安為野僧所斲也阿傳與國樑守盈息淑良八元五生宿溫溪李令會曹巖相公宰大成肩輿臨訪琴萬戶年八十五亦來尋開酌佛宇各行禮相公別出遊山具至簡而能備羞列諸品器不求外且侑以醇醪皆神仙味也酒半令二子文樑國樑歌之歌聲若出金石諸生皆起舞琴叔九十能舞亦入世所罕也極歡而出余與阿傳息淑良八元是夕還郡

清涼山在安東府才山縣實太白一支之飛來而聚

精者其扶輿磅礴之氣結束爲衆峭巃嵸寒色自遠
望之著碧𥩨亂抽凜然可敬也有大川環其趾卽黃
池之下流也石騂而水駛不得容舠或長壁夾長淵
拭鏡挼藍譬如弱水淸淺隔絶塵凡妄攀自杜必久
暘水落然後僅通外人故山賴水而益邃大抵是山
其周回不過百里而峯巒層疊皆峭壁戴峭壁烟嵐
樹木如畫如棚信乎造物者之別施技倆也余嘗東
遊金剛西躡天磨聖居南登伽倻錦山諸頂慣窺頭
流之左脅其他培塿之陟不足數也雖不敢妄擬於
子長然雲山雅賞亦云久矣私謂海東諸山雄蓄莫

如頭流淸絶莫如金剛奇勝莫如朴淵之瀑伽倻之
洞壑而至如端嚴爽介雖小不可狎者惟淸凉爲然
故有問中國之名山則必先稱五嶽北曰恒西曰華
南曰衡中曰嵩而其最大者曰岱然而問其小山之
仙焉則必曰天台有問吾東國之名山則必先稱五
山北妙香西九月東金剛中三角而其最大而在南
者曰頭流然而問其小山之仙焉則必曰淸凉余十
歲時已聞安東有淸凉山願一躡而不得者三十七
年自剖符豐城刻意往觀東西行遙睋面目每勞頸
脰而輒爲塵冗掣肘至有造宿其下而回轅者慭慭

忡忡抱飢渴悵然者又四年今旣五十蒼顔白髮始
得倚笻于硯滴峯頭亦幸矣其內外諸峯舊無名僧
之傳說者內峯唯菩薩義相金塔硯滴外峯唯大峯
若金塔峯或稱致遠以致遠臺在其下也義相峯亦
以義相窟在下而名之其陋類此佔畢齋於頭流謂
不信無徵不名其可名者況如某者何人敢忘其僭
而名之乎然朱文公於廬山遇奇絶輒名未嘗以無
徵而不名也是山諸峯歷百世無名誠爲樂山者所
耻若必待朱子之賢而名焉則其得名不亦難乎姑
名之以俟來哲之改也何傷焉遂名其外峯之長曰

丈人卽演大字之義而遠擬泰山之丈岳也其西曰仙鶴東曰紫鸞外山凡三峯皆未暇往觀而遙名之其內峯之宗者名曰紫霄蒼巖千尺秀出空外衆峯名曰擎日取賓旭之義南峯名曰祝融有倣於衡山由紫霄西行未五十步而最顚者名曰卓筆由卓筆西行未十步而突立者名曰硯滴硯滴之西有峯擢出如芙蓉者名曰蓮花卽蓮臺寺之西峯而僧家所謂義相峯者也蓮花之前有峯絕類香爐者名曰香爐金塔峯在擎日之下卓立峯在擎日之外合內外峯凡十有二而仍舊名者二改舊名者三無名而名

之者六其一仍舊名而冠一字卽卓筆峯亦擬盧之卓筆也僭有所不得避者焉紫霄峯凡九層而十一寺白雲最高次滿月次元曉次夢想次普賢次文殊次眞佛次蓮臺次別室中臺普門擎日峯凡三層而三寺曰金生曰上大乘曰下大乘金塔峯亦三層而五寺山形如塔五寺皆架繞中層曰致遠曰克一曰安中曰上淸凉曰下淸凉是也諸寺之負峭壁者自下仰視但見峭壁不知其上又有寺也由是寺後皆壁寺前皆臺自蓮臺視之則金塔峯爲一三層塔自致遠臺視之則紫霄峯亦一九層塔是皆平生所不

觀而不開也目諸峯則懦者足以立耳諸瀑則貪者
足以廉飮聰明之水卧滿月之庵雖曰未仙吾必謂
之仙矣獨怪地誌及國史皆云崔致遠遊淸凉寺卽
陜川伽倻山之月留峯下也若此山則雖載地誌而
未有一字及孤雲金生者豈後人欲尊是山誣引孤
雲金生住此耶抑有是而失其傳歟不然於致遠名
臺而名寺於金生名窟而名寺千年遺迹何其明白
如隔晨也並記之以俟知者噫使是山在中州則未
必不爲李杜之所吟弄韓柳之所記叙朱張之所登
賞當大鳴於天下而寥寥千載憑藉金生孤雲二人

者爲著於一國良可嘆也是山雖名屬安東而其下
皆禮安地自松齋聾巖以後鴻儒碩士磊落相望諺
稱淸凉者安東山而實出禮安人物地靈之說豈可
誣哉豈可誣哉是行雜詠八十五首幷錄前後爲淸
凉散吟者近百篇歸卧海上與兒輩一披庶可以想
玆行之爲適也雖然亦有所儆焉者昔朱晦菴與張
南軒遊南嶽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唱酬所得百四
十有九篇己卯中夜凜然撥殘灰相對以戒其荒也
至定要東是後雖有可歌者亦不復見於詩南軒旣
序之其將別於櫧州也敬夫以詩贈晦翁晦翁不過

答賦而止乃爲南嶽遊山後記曰自癸未至丙戌凡
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
風烟景物所見無非詩者而旣有約相與討論尋繹
於詩固有所未暇云又曰詩之作本非不善也而吾
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絶之者懼其流而生患也羣居
有輔仁之益猶或不免於流況離羣索居之後事物
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熒惑耳目感
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一行遂盡錄其說以當
盤盂几杖之戒余生苦晩旣不得陪杖屨於南嶽之
雩又不得承緖論於櫧州之別惷愚迂野欲寡過而

未能敢不敬誦明訓以告諸友而自訟也哉丁亥商
山周某書

序

送沈僉使赴薺浦鎮序

嘉靖四年冬十二月初六日弘文館直提學豐山沈
侯陞堂上出帥薺浦或曰薺浦大鎮也雖遠亦榮矣
古今豪傑其不遇於時四世不遷皓首爲郎者凡幾
人枯槁窮蹙死而無聞者凡幾人哉花川相公以社
稷元勳居廟堂之上而春秋尚盛沈公負文武長才
靑春冠玉拜具慶於內而樹旗旄於千里之外前者

呵而後者擁執政之薦 主上之寵非榮而何以沈公忠勇當閫延三邑之要衝必曉夕立偉功還朝廷其爲公爲卿亦必自此行始也竊爲沈公賀之或曰沈公賢人也方今義勇罕如沈公識量罕如沈公耻其身之不如皐夔稷契者罕如沈公耻其君之不如羲農黃嚳者罕如沈公秉史筆惟其直掌綸綍惟其敏在郎署惟其謹入中書惟其雅操風憲惟其肅居論思惟其忠此所謂目無全牛無適而不游刃者也一朝輟侍從之昵近從戎事於遐徼何足爲沈公榮乎夫朝廷譬若室堂腹心也滿浦則不啻如藩籬之

一隅手足之一指也與其無病於一指孰若無病於
一身與其善守於一隅孰若善守於一室哉竊爲朝
廷惜之世鵬聞而哂之曰其所以惜之者果不知沈
公者也其所以惜之者亦非眞知沈公者也夫夷狄
之於中國如陰之抗陽上世患山戎三苗梗舜鬼方
拒殷宗玁狁侵周室漢匈奴唐突厥宋之遼金皆是
若倭野人於我國亦然然倭人則距鯨濤萬里資未
道爲變鍵跳踉試劒而無弓馬長技是固不足以動
心也野人者本女眞蒙古之遺種壤地相接凶悍桀
黠其非倭奴之比也久矣故方今 聖上之所憂而

大臣之所議者實在西北流莽哈爵朱將夌亦下汲
汲若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而又預養豪傑之士經理
西北擬保百年無虞者沈公其人也沈公文足以華
國武足以盖世忠足以勤事仁足以恤下智足以應
變勇足以決策夫然故其年三十而其承 命出入
咸鏡者四出入平安者再前年承 密旨往諭北方
邊將今年亦然何其從事之獨賢也其突不暇黔而
其容無難色豈所謂眞知輕重大丈夫哉聞其自北
還也圖盡北方山川盜賊之所從往來旁蹊曲徑靡
不詳悉卷諸袖中而來京都都中士大夫始知沈公

之所以自任也亦不輕而重噫堂室之賊起於藩籬
一措之腫足以喪身故西漢之衰由於朔漢北宋之
亾本於韶河孰謂藩籬之不恤而一措之無虞乎
聖上之所養如此大臣之所薦如此況公之自任如
此則其之藩屏也何所悛焉又何惜焉其自西還也
西方山川亦必入公袖中來矣追其春秋之壯也袖
西北山川審主客形勢察兵民利害揣摩酬酢使一
部六韜縢然在其胷中然後歸侍 玉陛爲公爲卿
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非斯人其誰也是豈以冠
玉爲榮而袵席爲安者哉是豈僥倖於一朝之成功

而寧以百萬之師骨曝沙磧者哉昔黔夫守徐州趙人祭西門韓范經略陝西諸羌不敢犯邊軍中興謠一曰西賊聞之心膽寒一曰西賊聞之驚喪膽公行吾將見其祭而聞其謠也皆曰諾後數日沈公以紙遺世鵬曰請書一言而贈行世鵬平日無所挾其何能應公之望乎姑書或人問答之辭而奉贐焉

送金翰林以質正官如京序

大明受天命爲天子以臨天下二十五年我 朝鮮亦受天命爲諸侯以保一國 天子樂天而恤小我王畏天而事大君臣相得內外相孚樂而同樂憂而

同憂使价之輸蹄連絡而不絶者邇來百三十有餘
年我國朝貢之士於特遣之外歲率有二行曰正朝
使曰 聖節使使一人必擇職重而識博知禮而能
敬者遣之書狀官一人卽古書記之任也職帶 御
史以糾一行非弘而毅簡而温者莫克居之質正官
一人非敏於事愼於言學通古今以斯道爲己任者
不與焉嘉靖五年十月十五日正朝使沈公順經將
啓行吾友正郎全君翰爲書狀翰林金君璽爲質正
實從之朝之卿大夫莫不出餞于慕華館前觴相語
曰使與二從事皆得其人也酒三行金君促膝而告

余曰我有萬里之行而子無一言之贈可乎余曰然古之帝王其至治孰有盛於唐虞三代者乎而其澤未究於九州之外其一統孰有過於漢唐宋元者乎而其治又不足觀也然則極天所覆窮地所載無一物不被其澤者自有中國以來固有如大明者乎無也我國在海隅號稱禮義之邦檀君之神化箕子之彝敎固莫不盛也然其俗猶有所未盡變者自三國合于高麗傳三十世而其禮文尚多愧焉然則漸仁摩義陶甄一區使無一物不囿於禮讓之中者自有東土以來固有如我朝鮮者乎無也噫斯二者非但

絕無於古亦難再期於後士之生乎今也詎不幸歟况子之啣命於此而遠遊於彼耶昔夫子入周先問禮季札觀周先問樂今子之行也所質者非禮耶所訖正者非樂耶顧其名而責其實吾於子有望焉若夫踰鵠嶺而吊王氏歷平壤而謁大師渉薩水則悲百萬之爲魚嘲隋煬不克樂天而敗過威化島則念前徒之倒戈痛辛禑不克畏天而亡至於安市城邊問主人華表柱下訪丁威覽山海之雄關壯秦皇之暴威昭王之臺椂山之橋昌黎之傑天祥之忠可喜可愕可敬可醜可哀可樂沿途百物觸目生感撫劒

北顧吸大漠之勁氣開襟南望挹齊魯之醇風逮乎京師瞻眺乎山川城郭之壯翺翔乎禮樂文物之盛試欹器於周廟摩石鼓於唐宮質其所已知聞其所未聞牢籠百代卷諸方寸豈復昔時屠狗悲歌之士乎其東還也將見吐嚼而虹霓射天揮毫而珠玉滿案以其所得者獻之于 王播之于朝潤色我東邦億萬年無疆之休顧不偉歟遂書而爲贐

送柳都事赴關西幕序

文章盛於西京而詞藻隆于唐余觀吾友柳君弘仲赴關西節度評事時諸子相送之作則未見今人之

愧于漢若唐也弘仲氏自關西還也軸其贈行詩文兩卷而付我曰凡今之縱鞅文場者皆送我以言而于獨闕其述盍繫序焉余既諾之退而披之則文或如捕龍搏虎詞或如編貝聯珠心悸膽怖駭汗而不敢發一言於其間也然觀諸子之言其大槩皆道弘仲華國之文蓋世之武而孝以慰之忠以勉之信乎得朋友相送之情而非苟爲文辭者也及弘仲之入薇垣躋玉堂也儒林相慶謂斯人之必久補袞闕旋由夏官員外郎又出爲關西都事朝之惜其去者咸咄咄焉世鵬進餞于弘濟院執酌而告之曰前之赴

節度幕也余旣無言今之赴觀察幕也又忍默乎其佐宣 聖化以弘殷太師遺風其警戒無虞以綢繆牖戶邊將有以欺詐要功者子白主人而斥之縣宰有以仁渥濡民者子白主人而揚之立大威愜大信使西方一域變爲齊魯之邦而戎羯不敢南下而牧馬則子之事也子之責也許公之德是以容君君之賢是以事許公兩美相合宮商軼奏此非一人一家之幸實一國之幸也庶尹金君光轍氏亦令人而古心者也其亦以是告之遂書以歸之許公名硡沈思遜遇害於滿浦朝廷特遣許爲平安觀察使以鎭之是時李亨順繼思遜爲滿浦帥欲誘致野人以誅之許頗以爲

肰累啓不已故序有
恢信等語冀柳之規也

送許牧使赴任義州序

義州我國之西門也距王都一千二百里其地窵遠通上國接靺鞨使价之輪蹄連絡於一路民疲而俗悍有朱蒙氏之舊習焉苟守牧非其人則一境爲墟而變且生於呼吸造次之間去年冬今禮曹判書金公自平安監司瓜歸白于 上前曰義州乃使价出入之户而民困於送迎支供加之以癘疫因之以飢饉撫摩調恤非文士不可今牧使某武臣不稱其職上以爲肰立 命遆之政曹以今濟州牧使李公薦

之于 上憲府劾之曰能文而不能武長於撫民而
短於臨敵 上問銓曹曰今之在朝其有文武全材
禮足以承上國威足以壓胡羯惠足以活我飢民者
誰歟僉曰弘文館直提學許某其人也但以其階資
低下不敢爲薦 上曰予亦知其爲人也久矣其超
授堂上而遣之及 命下士林嘖嘖以補外爲惜世
鵬以爲今 聖上方擧羣賢陶冶民物以收太平之
功是固有所未暇惜也夫一指有痛寧使和扁縮手
旁觀而必待放心之疾然後救之耶抑將先救其受
痛處耶此公之所以有外命也風雲之會千載一時

他日之入相出將經緯邦國者非公而誰乎公之忠
亦豈以外補有一分勤心哉後數日入侍 經筵宰
相有言西道罷徙之民皆奸猾之尤者聞其多行不
法若義州則地連上國不早爲之所恐致開釁 上
曰今旣擇遣刺史矣又何患焉於是益信公之分憂
於 宵旰者重且大而爲不足惜其去也不知古之
爲太守亦有甄拔自上眷寵如公者乎否其賢必聞
於中原其德必洽於穹廬其施必先於貔貅而我
聖上畏天之誠一施之仁如傷之恩亦必自公行益
著矣嘗聞古人之爲守也有當旱入境而雨者有虎

渡河者有鳳來鳴者有鷹不入境者有蝗化魚蝦者賢者之所至妖氣之必銷和氣之所積休祥之必臻若史可信其驗於公歟其驗於公歟

送鄭興德之任序

東萊鄭君由司憲監察出拜興德縣監商山周其往叩其門曰某遊宦羈窮五年而十遷僑居破鐺羸箱將無所歸寓子有六期之行盍以華堂庇我乎鄭君聞余言諾之無難色且曰我有千里之行子盍以一言贈我乎遂相笑而退後五日余在東湖書堂聞其行促棹追及漢水之滸執盞而告之曰君大材也興

德小縣也以大材而屈小縣是用牛刀而割雞也言
民之歌宓子之琴乃將聽於今將復以何言贈君然
君主也我客也主之處客客之贈主義俱不可闕也
其可以無言乎夫縣宰雖小職一邑之主也一邑之
內草木鳥獸之生無一物命不懸於縣宰一物失所
皆縣宰之責也况於民哉故士之不得大行於世者
必伸其志於縣宰然則縣宰之責亦大矣昔陶潛遣
一力戒其子曰是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嗚呼推是心
則亦庶幾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况一縣乎幸勿以客之言爲迂迠

如此然後客之言不負於主主之行無愧於客矣世
固有鉗制爲[illegible]爲能者此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子以爲何如[illegible]手曰唯遂行

竹溪志序

嘉靖辛丑秋七月戊子余到豐城是年大旱明年壬
寅大飢其年立晦軒祠堂於白雲洞又明年癸卯移
建學舍於祠北別立書院於晦軒廟前或曰甚矣子
之迂也學宮則既矣至於文成公廟與書院獨不可
以已乎公既從祀國學達于州縣何必立廟既有學
校何必別立書院當飢饉不時居浮戚不信我國舊

無祠若書院欲由我而始不亦近於汰乎余應之曰然吾觀朱子之爲南康一年之間申修白鹿洞書院又立先聖先師祠又立五先生祠又立三先生祠又爲劉屯田作壯節亭當是時金虜陷中夏天下血肉加以南康地面連歲大飢方責爵取穀以活流殍其急如此其困如此而其立院立祠不一而止者何也天生蒸民所以爲人者有教也人而無教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長不長幼不幼三綱淪而九法斁人之類滅久矣夫教必自尊賢始故於是立廟而尚德立院而敦學誠以教急於已亂救飢也其言曰

自世俗言之似無緊要自今觀之於人心政體所係不輕如今日荒政便與此事相表裏嗚乎晦翁豈欺我哉今夫竹溪文成公之闕里若欲立教必自文成始某以無似當太平之世忝宰是邦於一邑不得不任其責遂竭心力乃敢立其廟而架其院置其田而藏其書一依白鹿洞故事以俟來哲於無窮時亦不暇顧也信亦不暇恤也昔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子游不據禮以專諸其來叢固宜如某者區區所事皆法晦翁智者必察仁者必恕何汰之有曰朱子之賢優於孟

氏朱子之功配於仲尼其過化之妙必有異於常人
者矣然而朱子去南康未十年其稱壯節亭者門墻
亭榭無復一存必待曾致虛爲守然後卽日改築增
廣舊制朱子盖亦有感矣以此言之則子雖努力立
廟院其保十年固未可期也而又無曾致虛爲之後
焉則非徒笑侮於今時必且取譏於後日學聖賢要
以師其心也如非其賢而踏其迹不亦癡乎曰不然
師其心則必踐其所履其迹安可避也避聖賢之迹
而不踏則將踏鄉愿之迹吾恐其免於癡而流於賊
也大明一統志其載祠宇者一千二百餘所載書院

者三百餘所其不載者何限今之佛宇遍諸峯金碧照耀人眞之怪而獨怪於玆鄕之一廟一院者何也此固朱子之浩嘆於廬山也若夫立之者在我傳之者在彼在我者我固任之在彼者何憂焉其族得大賢如朱子者而傳之久也命也其不得留致虛而傳之不久也命也其如命何曰朱子於白鹿必申然後修之子之於白雲無申何也曰白鹿之必申以先代帝王所命也其他則無申焉曰文成公建置贍學錢納藏獲其勤則有之其所學可得聞乎曰高麗史臣自不識道理故能言其功而不知闡其學每讀麗史

至文成公傳未嘗不喟然興嘆盖公之脫賊杖巫閨
闥之對學校之勤繩已之嚴鑑人之明考其所造非
大賢而何惟其莊重安詳所以能謀善斷至於論夫
子則曰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之教也
言若日星昭垂萬古至使武人心降而出錢其有功
於斯文甚盛及其晩年常掛晦庵眞影以致景慕遂
號晦軒慕晦翁所以慕孔子也其仁勇至于易簀而
不惰語其所向之正一洗三韓舊染若益齋圃隱諸
公皆餘波所漸遠　本朝禮樂教化已覺與三代並
隆爾來二百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興其誰

之力也如公者眞可謂東方道學之祖雖以薛弘儒
崔文昌之賢尚不得議其彷佛其他又何說嗚呼是
獨不可以從祀乎而麗史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
祀其陋類此竊聞公之詩有曰香燈處處皆祈佛簫
管家家盡事神獨有數間夫子廟滿庭春草寂無人
其排邪憂正之意可謂至矣且公之本傳旣曰文章
淸勁可觀則其所著必多而後世之無傳焉者何也
豈公晦而不發歟佔畢齋慕其昌歜載得一句於靑
丘集一鳩曉雨草連野匹馬春風花滿城其氣象如
化工潑味十四字足以知公之心矣盖公之學問雖

不及晦翁其心則晦翁之心也余謂欲見晦軒心當
觀晦翁遺書欲識晦翁面當禮晦軒遺像遂撰竹溪
志若干篇幷以公家行錄其餘尊賢學田藏書雜
諸篇則必表出朱子所著而爲之冠用寓公慕朱之
意其說皆爲己之學實出於仲尼顔曾思孟兩程之
要旨而與後世爲人之學其義利內外精粗本末自
有霄壤之判矣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本先讀公
本傳必尋公之所以慕晦翁者何心晦翁之所以使
公致慕者何道以公所以禮晦翁者禮公千萬洗心
然後詳熟晦翁諸作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必爭露其

端於吾目中矣苟得因其所發而遂究其全體則反身而誠吾事也强恕而行吾事也其爲樂盖將有不覺其舞蹈雖或禁之而自不能已矣何暇外慕若回雍二子之說於請事者其亦不在斯乎某誠惷騃於道無聞已迫遲暮悔之何及然亦有所服膺而慕於是姑書之敬告同志之來學于書院者甲辰冬十月

甲戌商山周世鵬序

尚州留鄕座目序

尚吾州也肇國自沙伐在新羅爲昔于老所滅其國變爲雄州州名凡八變而復今名浸恭檢襟東洛屬

之以五縣幅員之廣民物之夥冠一國俗簡而風淳
其稱美無以尚矣然而嘗怪其以人物著稱者在高
麗惟十一人在本朝婦女崔氏一人之外無聞焉豈
吾州之大人物之盛不啻千百年而其忠賢孝烈止
於此而已耶不然其當時執筆者之誣歟辛亥秋大
設鄉會于昭格署洞贊成事上洛君金相公及錦原
君丁公應斗左承旨鄭公惟吉皆來會世鵬亦與于
其次爲舍人錦金司藝泓黃府尹怡姜員外士安朴
員外裕慶以下若干人極歡而罷是日也禮曹判書
湖陰鄭相公獨以公務不與後數日上洛公以吾鄉

座目屬世鵬爲序世鵬不敢辭而爲之說曰惟我國重氏族士大夫其在京者謂之京在所其在鄕者謂之留鄕所此鄕座目之所以設也人爲五行之秀氣莫不有四端幼而恥爲互鄕童長而恥爲鄕原賊見桑梓則敬過故鄕則下車同是心也故君子必以孝悌爲本由一鄕而準四海由四海而準古今皆自鄕黨推也其歆有禮其約有書孔子大聖人也其於鄕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其謹如此夫中人以下學則可以爲聖賢不學則卽近禽獸於是乎重五教吾觀居是鄕者其不率而危其身辱其親者多矣禮曰貴

貴以其近於君也老老以其近於父也敬長以其近於兄也其於近者猶然尚何君父之忽而厥兄之慢耶苟能推吾之所固有者各念其所生而先修其身則其有忝氏族者乎方今吾州之登于朝者若上洛湖陰之勳德文章錦原內翰之事業雅望皆可以炳耀古今操史筆者將大書特書雖欲誣之不可得矣禹舍人以下諸君又皆一代之英而其在野經學茂德之士鬱然輩出則亦豈可誣而無傳歟敬序之以賀吾鄉人物之盛而一爲前修辭焉一爲後生勉焉

記

無盡亭記

頭流山東走三百里其橫截半空鬣振浪湧作鎭於咸安者曰餘航其一肢翩翩飛來未十里伏而又起如紫鳳護雛而有城跨其上者郡也城山左臂蜿蜿蟺蟺逶迤西北奮驤作氣勢緣擁郡城遂東赴淸川如渴蛟飮水而昂頭有棟架其頂者無盡亭也亭距郡一牛鳴地卽吾趙牧使先生新居之東阜也先生得是阜而因家焉其始也爲大道傍之一荒丘又當邑墓之劇自阿那伽倻開國以至于今天不秘地不藏路於是者日千百然而未聞有知是勝而亭之者

唯先生一覰而得之刋荊榛化堂宇顧不幸歟移舊
路蒔嘉樹以開蔣氏之徑花竹掩映飛甍翔鳶藏獲
之家羅樸阜外行者望之若羽人居先生謂余曰我
以無盡名之子爲我記之某於先生每有謁輒引登
遂得縱觀其形勝也其制凡二棟西爲燠房東北皆
窓窓外有壇如玉局其下蒼壁大川之自南來者滙
如明鏡縈如玉帶鏘如璆佩環壁北注入于楓灘川
外有碧梧可千株東望諸峯皆松檜葱欝可十里許先
生嘗曰是吾乘化之所歸也南望有山突兀柱昊莫
有間遷直與亭相對者曰巴山北望大野目極千里

麥秀而翠浪掀天稼熟而黃雲盖地冬而閉戶愛日可曝夏而開窓炎歊莫近通三島之紫翠挹十洲之烟光淸風自來明月先到不出跬步萬像咸集信乎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先生歷典五州早賦歸去來而高卧於其中以靑山白雲爲宴昇以淸風明月爲儐介發曾詠舒陶嘯蕭然而幽寂爾而曠悠焉而樂熙熙如也其樂也無盡雖萬鍾之卿相不足以易此夫宦海雖榮而有辱故君子以勇退爲貴姑以一邑之事言之李元帥芳實以盖世之忠克復京城濟三韓於魚肉功莫大矣而生罹横及魚相國世謙以華國

之文黼黻王猷爲多士之楨幹名莫高矣殁亦不免
方之先生之樂不亦有愧乎豈先生有見於斯歟且
先生指眼前山爲身後計是能知命也能知命故能
勇退能勇退故能有是樂亭之景無盡也而先生之
樂亦無盡也以無盡會無盡亭之名與先生之名俱
無盡也審矣某何幸托名於玆亭肰厥今文章大手
上下比肩必有能盡其無盡之義者矣冒爲之說不
亦僭乎讓不獲則姑書始末而歸之先生名參字魯
叔咸安人嘉靖二十一年夏六月日豐基郡守周世
鵬記

清道客舍重修記

清道古伊西國也北負達句控推火左雞林右昌寧其地沃其水麗其山環設皆神秀雲門最大而鬱積其俗儉其風淳其人多君子有金英憲之遺烈其邑廨何狹陋傾圮既久行者慨避每怪始謀之不臧而繼修之者無人焉 聖上中興之三十六年辛丑吾友廣州安侯以由戶曹正郎出守是邑其未期月而治洽其民歌舞僉曰我侯之至百廢俱興新我舘時乎不可失也其士亦不謀而同復其太守太守然之申于方伯方伯知其賢前後所助者若干物迺流材雲門

水陂而易發不煩牛也募手而董役不勞民也今年
春余往過之其築基也牢其架宇也宏上東西軒樑
長視上廳中東西軒視中廳下東西軒視大門望之
翼翼乎如之潭潭階級廉隅各極其制規模恢廓如大
人居之其量不測信乎主爲室者與都料匠相得也
見者歎服曰不意書生胷中有如許雄偉觀或曰
道非大府而若過大余曰齊宣之囿四十里民以爲
大文王之囿七十里民以爲小嚮之道州舊不修而
民有憂色今之道州乃大興土木而民且爲樂鳥夷
所塗使實所由其大何傷議者乃稱余見太古其言

曰欲新館宇者民願也首贊之先唱者雲門文人金
大有也規畫而克成者立巖徵士朴河淡也勸其始
者前方伯韓山李公淸也勉其終者後方伯一善林
公百齡也時之太平者 聖人在乎上也他邑皆荒
而吾邑適登者天也吾獨爲之監涉焉耳功何有我
也若夫紀年月非子不可也余應之曰前乎太古而
無是館廨也其欲經營而不得者不知其幾太守也
後乎太古而有是館廨也其能補修而勿斁者又不
知其幾太守也以今日經營之心爲後日補修之擧
則吾知其不爲使賓之愊避也審矣且今之經營者

是民也後之補修者亦是民也使是民果如今之子來則其於補修何難焉然但知補修而不以經營之心爲心則吾不知是民以經營爲苦乎以補修爲苦乎不經營不補修而使是民無是樂者吾亦不知其何人也太古名宙能詩文善自晦中丙子生員登戊子科與吾同年生自少有大庇俱歡之志欲知其心者觀此廨宇可也有是心而獨不克成其施如吾民何姑書史竹而俟之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上澣朝散大夫豐基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商山周某記

豐基古跡記

豐基郡本新羅基木鎭有土城舊址周圍甚鉅諺傳城西小川舊有橋樓故稱樓橋城北大路卽市肆路截郁錦洞橫跨占方山山上有射場云其稱北廳川者豈其時川上有射廳乎三國初高句麗最強嶺南諸郡若及伐山(順興)柰已(榮川)玉馬(奉化)買谷(禮安)臨河眞安(眞寶)靑己(靑松)安德于尸(寧海)尸忽(盈德)阿兮(淸河)之屬皆其所有而獨基木距雞林最遠屹然爲屛翰使赤牙(殷豐)以西竟不得動其一髮其雄強千載可想嘗考三國史阿達王三年丙申開雞立嶺路五年戊戌開竹嶺卽漢桓帝之十二年上元峯有舊路痕諺傳上元寺卽

古院基當竹嶺之未開也高句麗必取路於斯竹嶺
迤南有堗᷄峯極峻聳有禱輒應其一股東走距郡
五里許斗臨官路者曰登降城麗太祖登茲七日而
百濟降書至晬容至今在龍泉寺端肅溫明望之可
愛眞天表也一怒合三韓萬世是賴微王氏吾其肉乎
有斯文林霽光爲郡作廟而安之未幾火晬容得全
廟宇不復作爲可歎也我　文宗胎藏于鳴鳳山
昭憲王后胎及高麗三王胎皆藏小白山一山而安
御胎至于四一邑而安　御胎至于五者他邑所無
有也余觀小白山北來而西𨓏其結構極雄大衆邑

橫截天半諸峯之在內者又皆秀發若翠浪競湧一
望鬱葱知其畜祐爲無窮已也其蜿蜒東來絕而復
續高不及九仞而若伏龜然者曰靈龜卽文成廟鎮
也由廟山西距數里許有鴨脚古樹諺傳是竹州遺
址其跡宛然而國乘及地志皆不可考大抵文獻無
徵多類此順興自及伐山爲岌山爲順政爲順安爲
興寧爲興州爲順興凡七改而卒廢於李甫欽豐基
由基木爲基州爲基川爲永定爲安定五改而有今
名仰前俯後吾不知其幾廢興也而舉此一邑足以
知天下嗚呼世有橫目而自營者亦不知其何心也

幷錄之以爲向善者勉焉

豐基移建學校記

道之大明自仲尼始其在上古人文荒闇璞如也有庖犧氏契于俯仰畫而闡之旣五而三其明漸著迄于周而益明然能明于中國而不能明于萬國能明于一世而不能明乎萬世夾能以道大明於萬國萬世者其惟仲尼乎仲尼如日月無內外無遠近無古今道之所明神之所臨故獨以匹夫享其報於萬國萬世雖以堯舜禹之大聖亦不得與焉惟我邦在一隅聞道最晩檀降而猶尾箕來而漸暢歷二四三國

一于麗而稍明至文宗時崔文憲已知建學煕其亦竊仲尼之隙光人倫不得明於上小民何所監於下爭厥後安晦軒建赤幟大倡圃隱繼之學校之設遂大備于我内而國庠外而八路三百州莫不興學立廟執籩豆駿奔走其敬恭如祀天子其爲教大行其爲道大明一洗萬古如青天白日無査毫點綴雖三代不可及也辛丑秋七月某以太守到豐基先謁聖廟廟違邑幾七八里棟折支撐將壓王位生無舍教無堂汲無井浴無川大懼不任八月上丁躬薦時事慨然欲移建謀之獻官僉曰可也方苦大旱不敢有

為也有上舍黃彬氏聞且歎曰請出家米十五石爲
經費助壬寅春大饑猶得以黃家米爲請於方伯韓
山李公清始克伐陶卜地于郡城之北三里負小白
面鶴駕嵬崒在右錦川在左土潔而邑近襟廓而灑
便一邑咸賀曰得地善山林相公百齡繼韓山爲方
伯大施鹽魚以供工功易就其秋始役越明年癸卯
春斷手殿宇邃而儼庭墻方而敞開神門於南旁達
一門于左由東庭而入別立明倫堂於廟東迤南堂
前立左右齋中開正路立正門於南爲使賓所由通
小門於左右兩齋生對揖而出祇禮于庭庖廩師舍

一時俱擧八月乙亥移安聖神于新廟越三日丁丑
行釋菜禮禮畢某謂諸生曰始焉而私助者黃氏終
焉而公施者林公董役者士人秦俊而役之者官屬
也唯太守無能束手而事集可感而愧也且太守雖
名曰太史而實拙於文辭旣不得自爲之記告於人
而又不得將奈何春秋凡興作必書若官屬之勞也
秦生之勤也黃氏之義也林公之仁也皆可記也而
移校年月又不可以無傳則烏可已乎烏可已乎姑
書始末以付諸生諸生其告當世之有道者而記之
可也若夫入廟而明祀登堂而明倫以大明吾仲尼

之道者固吾所以誒來哲於無窮也大學明五止中庸有四未能七篇之四端一部之四勿皆克念作聖之妙詮也誠使學者必先於成己而後於成物則其師之爲教弟子之爲學庶不負 朝家設校本意而一二變亦可以至於道矣不然師爲竊廩弟子爲濫巾未免爲疾行之桀孳利之蹠彼牛襟而馬裾者皆是嗚呼小而灑掃應對大而修齊治平孰非吾儒者分内事耶子孝而弟恭臣忠而婦順斯四者吾倫之最大而其箴規磨切之益必自朋友始其爲大固與四者並矣鼓篋而升此堂者其於輔仁之際亦不容

吾言而實之于有道幸甚嘉靖甲辰秋七月旣望記

義城鄉校重立寶粟記

義城古召文國土尾而民醇名爲縣實與州若府並有大儒曰慕齋金相國安國邑人也生應中興當中廟之二十二年出按辰韓唱小學以扶竪教本 王化大行以粟六十斛與邑學爲學徒講劘費取息而存本將爲無窮用有司之鶩者慢其守歲癸巳値歉而絕越十年癸卯淸道人芮君厥成乃作邦訓與諸生共議復立凡若干斛令縣令張侯世沉氏亦聞而補之鄉人使吾徒申元祿告我而記之余謂慕齋公

倡千載之絶學寵舊邦以學費其勤至矣然而自丁丑至癸巳僅十七年而絶絶之十年而又有芮君者續之張侯者補之自今而後吾不知凡幾絶而幾續也誠使按節諸公恒存慕齋之心則吾固知百世無絶而旣絶之後又有如芮君之訓張侯之倅則其續也特反掌耳何患乎絶而無續雖然有一說焉愼擇有司之賢者以主其斂散使出納無偷合之私則雖無慕齋公之方伯張侯之倅芮君之訓亦可以無絶也並錄之以付申生俾後日爲有司者庶有所澂省也嗚呼爲有司者聞吾言亦可以動心乎哉不然吾

恐未免於後日之譏議也爲其父兄者不亦耻乎爲
其子孫者不亦悲乎況於其本身者乎至於來學之
士亦必體慕齋養賢之心其孶孶不爲人而爲已不
以利而以善然後小者可以保吾守而安一身大者
可以擴吾有而準六合不然食而不愧於斯粟也者
幾希矣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成均館司成
商山周某記

邀月堂記

余自鳥嶺入陽山摩崖雀孤雲李夢遊二碑躡白雲
臺歷撥仙遊洞遂登加恩縣樓浩浩乎憑虛如也內

有小堂其洞使同而愈淸絶可愛縣宰趙君曰是樓若堂皆無名請名之予謂凡樓亭臺榭之名必出於大君子非余之所敢當趙君曰風景如此而以地僻無名不亦久乎余應之曰必欲名之樓以憑虛堂以邀月可也趙曰今夫樓架在半空上可以捫星辰俯視飛鴻戾鳶得名憑虛固宜若堂則萬景森羅可攬擷者固未可一二數而獨以邀月名之者不亦偏乎余應之曰世之名樓亭而病其偏者固有以萬景名之矣然必欲數景而爲名則樓臺之名不亦混乎夫月配日而分勢其騰天而吐靈也獨宜於萬景山得

之而益佳水得之而益淸草木花卉得之而益蕭散故憎月者唯盜而愛月者皆是然其所以愛之者有淺深耽其光景而賞之者騷人之愛也得其意味而樂之者君子之愛也測其虧盈而戒之者聖人之愛也然則其爲主客於是堂者其亦知所愛而邀之哉趙君笑曰諾姑書問答之說歸之爲小堂記著憑虛之記則其求之當世之牧老可也趙君名應世字良弼漢陽人嘉靖丙午十月日弘文館典翰周某記

義鵝記

上章攝提格歲單閼之月大姊李子鴐洛里第姊家

有一雙白鵝及娣辛入內庭望堂戶哀鳴如是者累月一家益爲之悲慟余時以幕客在關外聞之而已明年春武陵村舍成移置兩鵝皆雄也余方索居無聊觀其雪衣皎潔一塵不染和鳴得得飮啄必共繞除翩躚若相慰焉添其料救其渴日與之相對十月十四日夜其一死朝起而視之則其一抱其死鵝叩翼哀叫聲徹寥廓見者嗟悼有村童取而去之乃復徘徊四顧上下號怨遍走其所曾遊啄之地望望然若有求聲益懷苦旬日來至不得出音夫鵝微物也其戀主似忠其憫友似義何其異也吾觀世之賣友

而自售者太半其忠於國者能幾人哉噫萬類天地中唯人最貴孰謂物之塞者有君子之操而人之靈者反不如物耶然則彼襟裾而馬牛行者謂之人可乎不可也羽毛而仁義心者謂之物可乎不可也鵝乎鵝乎吾甚敬汝雖欲回是人之腹以爲汝篤不可得矣將奈何因作義鵝記

武陵雜稿卷之七　原集

跋

和唐詩鼓吹跋

和唐詩鼓吹者愚溪居士之所作也居士姓黃氏名漢忠字良佐生于天順甲申中丙辰生員七擧不利隱於太白山下卽古順興之愚叟洞自號愚叟名其溪曰愚溪作養性亭左右經史枕流而終其身是洞多奇絕擇其最勝者目爲八景曰枕流石落花巖凌波臺圍碁石層紅壁小赤壁碧波臺釣魚磯皆自名而自詩之有客輒飮飮必醉醉則吟其平生之懷一

寓於詩遂和唐賢鼓吹詩二部其律熟而謹其辭雅
而古使之生于唐其氣味未必相遠矣而不得翺翔
於十學士之列焉可悲矣且聞爲人至孝毋林氏早
歿順父志與後毋兄弟均分林氏已物鄉人至今稱
之丙申歲余登伽倻山睎東北雲氣異常從僧祖安
指之曰其下卽太白山一望知其淑氣之欝積若居
士者豈亦玆山之挺耶惜乎吾未及見也其子生員
彬亦慱雅君子也妙齡能不事科舉嚚然卧于先人
之舊廬辛丑歲余出豐城見學校彫弊慨然欲新之
値大饑無以伸吾志生員卽出米十五斛以助之余

又立安文成公廟及書院生員又出租三十斛以助之合前後所助計以租殆八十斛嗚呼此豈流俗之所能爲也其知者以謂爲名也其不知者掩口而竊笑之以謂愚也世有爭秋毫之利而兄弟相鬩者是果爲名而能之乎亦有三尺兒固執其握物而不肯與人者是果自愚而然之乎嗚呼此豈流俗之所能爲也生員一日泣謂余曰竊有桮棬之慕欲印和詹詩遺之子孫請一言爲跋余謂居士不遇而鳴于詩能善養其性不以富貴累其心故其鳴也熙熙生員不遇而安于道能善斥其財不以貨利介于懷故其

邑休休居士之賢足以有是子生員之義足以承是父吾聞萬形皆弊而唯善不磨其不朽奚待人言哉有感於居士之父子也於是乎書

竹溪志學田錄跋

學田之設古矣誠使學者家溫則雖裹飯而來學可也若厄於貧則雖有願學之士勢有所不敢嗚呼可以裹飯者有飯而不就可以就學者有志而無飯於吾學何此固書院之所以不得無田也某以無似忝守是邦既立文成公廟奉安影幀旣有廟不可以無書院於是立書院旣有書院不可以無田於是立田

立寶米以爲吾徒識修之廩田若干結卜歲入租若干斛有邑人進士黃彬氏出租七十五石以助之春秋享廟之餘足以廩遊學之士嘗讀朱子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及玉山劉氏義學記益有所感焉夫崇安之趙取五廢寺之田歸之於學朱子旣喜其兩得則某之立廟立院於宿水寺廢址者非徒一洗憃騃之惑而不亦兩得於 聖朝之重斯道乎某今日之立田卽趙侯昔日之心也至於玉山之劉能割私田立屋聘師以教其子弟鄕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則黃氏今日出租卽昔日劉氏之義也故幷刻二記

以告後之君子噫官是邦者皆懷某今日之心居是邦者皆懷黃氏今日之義則斯田也歷百世必無乾沒豪右之患而亦如今日無疑矣然而居是院者又能存省盡忠孝之性出納無龠合之私然後庶無愧於子朱子之教矣其亦勉之嘉靖甲辰八月丙戌商山周某謹書

柳義興內外八姓族譜跋

義興縣監柳君希潛氏今年春押送徙民于丹陽留館豐城一日愀然語我曰捧毛檄南來迎養大家是幸獨以早失嚴儀每傷何怙之詩寃于風樹念劇追

敦遂畫爲本宗系圖次及外族七姓雖有疎遠究其
初則一人之身開卷了了情有所不能容已者予爲
一言於後既還卽使人示之考其圖讀其跋敎敘之
義藹如也不勝敬嘆竊惟譜說備於老蘇柳君其自
得者深矣況七姓之譜蘇之所未暇者乎嗚呼世之
薄於斯倫者久矣此角弓葛藟之所以作也今夫爭
一田民弟不知兄是吾父之子兄不念弟是吾母之
鞠及眼相讎公然閱于庭況於總功之細乎況於無
服而至於塗人乎聞柳君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吾觀
文城柳氏世積其德自王麗初年迄于今幾七百歲

其功業光于史竹彌天地者不可勝數使君之子孫閱是譜者皆知為大丞之義則財不足吝也發左尹之仁則虎不足畏也廉謹如文簡盡忠如文正盡孝如貞愼剛毅如章敬正直如文化和粹如文景非徒目之而必有所思焉非徒思之而必有所法焉則其光前而裕後不亦遠乎尤有所感焉者七姓者又皆名族而其行多可法姑舉本宗者亦春秋略外之義也其於柳君識面雖晩相知已深不敢以瞽說辭也敬書小幅以附卷尾云嘉靖甲辰八月丁亥西山周某書

奉安安文成公遺像跋

公之遺像舊在順興府鄕校丁丑之變府廢而移安于漢都大宗之室余獲一謁於公之宗孫前注書安珽氏之家望之儼然卽之溫然信乎其大人君子之貌也如得親承謦咳於心終不忘癸卯三月注書閒君立廟陪影幀南行奉安于郡西樓八月癸未始得祇安于新廟公之故居在順興廢府城南毁瓦頹垣已無可尋新廟在城北卽宿水寺舊址相望僅一牛鳴地公少時嘗讀書于此愈不能不爲之興懷竹溪繞其左小白雄其右雲山源水誠不讓廬山嗚呼公

之歿後二百三十七年而始建廟其影幀北去八十七年而還于故鄉豈亦數也歟其出都門也內外雲仍之在朝者四十餘人設供帳祖送于門外其奉安于廟也舉鄉父老及子弟百餘人齋沐虔迎至於傾城聳觀亦斯文一盛事後來繼今者誠不以愚鄙所建爲忽而一心致敬於公廟使賢士皆樂藏修於書院則必有心會於晦軒者而其於興起斯文亦未必無小補云爾

書晦菴學求聖賢鳶飛魚躍八大字後

某六歲時學小學已知晦庵先生紹孔子啓後蒙執

其卷必肅讀其書必謹十歲誦四書諺解仍讀五經益知先生平生之苦及觀綱目近思錄楚辭諸書猶以未見全書爲恨辛丑歲始借得友人全書今年又得語類每盥手跪閱洋洋乎如侍几案親承面教也一日於教授秦澤氏家屛中得見先生學求聖賢鳶飛魚躍八大字教授云吾大舅邊宰相脩得之於燕京喜甚卽模刻印出貫之於雜錄之末敬玩心畫光照一室獲發潑省不覺此生之晩也盖前四字直指爲學之路須正而勿邪後四字喫緊妙理之著常顯而無隱嗚呼至矣昔邵康節書檢束二大字先生曾

跋而書之曰康節先生自言大筆快意而其書蹟謹
嚴如此豈所謂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耶若今先生之
大字則其德心於吾道甚盛而無有爲之發揮如先
生之於邵子書蹟者當奈何夫學多歧故農圃之問
已發於聖門權謀術數百家衆技之不一而雕鏤者
售巧於棘端虛寂者矜空於灰滅不爲老佛則必爲
蘇黃所差纔起於毫釐其謬已遠於千里於是正路
塞而邪徑開天下貿貿莫知所向甚者誣正爲奸斥
眞爲僞據定一時之私是而甘受百世之公罰必誤
人家國然後爲快於心此前四字所以使學者不求

也學而必求聖賢也著鳶魚之說尤有所感焉此固予息子所以善爲引喩而先生之復以四字爲教者何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然其所以爲教則必自聖賢之學始其要不越乎擴四端戒四勿使三綱擧而萬目張耳故曰直方大又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苟能直方則吾之氣自大而塞乎兩間故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鳶魚之於天淵其一飛一躍皆乘天地之積氣也誠使人人積浩於胷中則人各有鳶魚亦可以飛躍於吾心之天淵矣一理活潑費乎二儀嗚呼豈獨鳶魚而已

耶自昔聖賢之所樂在此而吾獨有而昧焉則不亦
悲乎姑書之請與同志者共事斯語也

箴

守成箴 并序

甚矣守成之難也禹躬稼而帝桀以九州而
亾湯以七十里而王紂以四海而誅文王以
百里而興幽王以宗周而滅迄于漢唐宋元
其祖皆以一劒而取天下後世子孫反不能
以天下保其身將天之降衷豐於創業之君
而嗇於守成之主歟奈何創業之君一切憂

勤惕若以至於興而守成之主率皆荒淫無度自底滅亡也善乎唐太宗之言曰驕奢生於富貴禍亂出於所忽使守成之主處太平之世常懷創業之心則天下惡有是亡也臣寒齋獨居俯讀仰息未嘗不慨然於斯也孔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歟故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差蓋世之守成之君皆以天下已治生民已安莫不逞其耳目之慾窮其心志所樂以自快於己奚暇念祖宗艱難之業恤萬姓咨嗟之冤

哉前者覆轍而後者不戒嗚呼可不悲夫臣
聞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亡
也故益之戒舜曰罔淫于逸罔淫于樂周公
戒成王曰所其無逸益大賢也周公大聖也
陳於其君必非偶然噫使後世守成之主皆
守先祖創業之心則是心寧有逸哉臣故舉
古之能守成不能守成者而作守成之箴以
獻于　王陛而使　殿下所勉所戒息創業
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以啓我　王億萬年
無疆之福也云箴曰

上天赫赫下土茫茫惟辟作福俯臨萬方創業不易
守成尤難其難伊何操心孔艱罔念則凶克念則吉
是以君子所其無逸成湯肇基三宗守之文武受命
成康思危惟其克勤厥福綿綿禹勤于邦受命于天
后癸荒淫祀絶宗覆湯遠聲色而貨不殖辛又無道
自焚而滅此如厥父服田力穡足衣足食仰事俯育
而子乃逸餓于空谷又如厥考作室底法厥子毁瓦
乃不肯堂雨露于野人誰汝傷顚焉我 王念玆在
玆守成之要捨此何爲毋甘八珍先祖豆粥毋安廣
厦先祖露宿勿謂我富安興土木阿房未畢函谷已

裂勿謂我强啓釁戎狄窮兵未已漢業已衰注水于
器器滿則必溢顚焉我 王謙而受益惟口耳目引我
蠡賊蕞爾一心攻者非一朽索在手覆車在目臨深
履薄兢兢戰戰小臣作箴敢告 旒冕

履霜箴

可畏者幾可防者微幾之不炳昧其歸微之不杜蹈
其危迫其早也盍先辨之辨胡不早悔不可追大易
有訓譬如履霜履霜凜然始亦何傷履之不已堅氷
乃至漸不可長長則難治不謹毫釐謬或千里故曰
圖大於細者興忽難於易者亡戒之戒之箴用此章

酒箴

酒爲物禍爲灘甘厥口亂厥心跳者聖酗者淫寔非水熱非焞飮猶鴆陸猶沉轍相繼覆相尋罔有諸衛有箴吁可畏誠可禁

銘

短檠銘

捧孫光繼大陽不欺暗室自明誠照萬古書爲我友生

紙窓銘

紙窓能納明汙之者自欺紙窓能御風破之者自危

居是房而欲正心修身者庶幾無邪息

贊

梅竹贊

度白雪以方潔梅之貞貫四時而不改竹之英若比於人聖之淸噫竹也難爲弟梅也難爲兄

祝文

白雲洞文成公廟開基后土祝文

維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八月戊寅朔十五日壬辰朝散大夫行豐基郡守安東鎭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兼春秋館編修官周世鵬謹遣前訓導安哲輔敬

祭于后土氏之神滌邪墟開正基立新廟尊先師惟
明神其右之尚饗

奉安安文成公文

維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八月癸酉朔十一日癸
未具官周世鵬敢以清酌潔牲敬祭于先師文成公
之靈惟公克慕晦翁吾道東矣猗歟敬學百世之宗
伏惟尚饗

告文成廟從祀文貞文敬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歲次甲辰九月丁酉朔十一日丁
未具官周世鵬謹遣生員黃彬以舍釆之禮告于先

師文成公伏以文貞公安軸其訟王于元也大節早著其出牧于尚也孝懇彌篤究其所學淵源有自文敬公安輔人皆急於邪慾乃獨潤於事情排撂鬼而正氣塞乎兩儀無甑石而淸風吹乎六合若無私淑何以及此敢以二公配謹告

奉安安文貞公文

允忠允孝有德有言展也君子配我晦軒

奉安安文敬公文

夷廉孟浩入孝出忠凜然如生萬古淸風

湖神祈雨文 湖在昆陽郡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差儒生某以淸酌剛鬣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旱魃爲虐百穀將盡槁矣民將何食神將何享太守之不仁百姓奚罪焉 聖殿下德邁舜文其視民如傷之政振古無比以一邑赤子眷付惷臣叨 命祇荷惟不職是懼丁此惔焚於何所致告欲躬率徒屬親禱祀所今適老母有病患慮不能專一未敢自薦使書生某以祭以告神其興雲霈雨以慰憂農夫之望也以答太守之勤也以弛我 聖王宵旰之憂也尚饗

城隍祈雨文

嘉靖二十一年月日朝奉大夫豐基郡守周某謹差
本邑訓導黃璃以特羔庶羞之奠敬祭于城隍之神
民之所仰者神神之所依者民自去年之旱民不蒙
神恤老弱嗷嗷將塡于溝壑非神之不愛民太守失
所職也民有何辜而至此極神鑑孔明誠不可濫而
酷也雖曰四邑同災諒緣一身作忒民之無罪何不
降福旱魃爲虐如去年惡苗且槁矣麥不實矣民無
孑遺神將何依呼召山川協神力也興雲致雨霈沛天
澤也民若有食庶致賽也太守有恪庶報德也三日
不雨神誠怠矣五日不雨神誠荒矣七日不雨神昧

靈矣神苟不恤民將何生哀號懇告匪怨而誠太守病汗不得沐浴致潔不敢自薦使本邑訓導黃璘代告神其尙饗

墓誌碣

故兵曹叅判方公墓誌銘

公諱有寧字太和軍威人七代祖迪爲高麗太常卿高祖允龍爲禮賓正曾祖乙祥爲中郞將大父贈刑曹叅議諱忠友皇考贈兵曹叅判諱仲止皆以公貴追爵妣文夫人奉禮郞承道之女高麗侍中克謙之後天順庚辰十月壬申公生嘉靖己丑二月庚

寅卒三月自漢都歸殯于陜川十一月從先塋葬于
山之子坐午向原公自少發憤讀書中丙午司馬登
己酉第燕山朝官至司成丙寅十一月陞通政爲濟
州牧使還爲北道節度使丁丑由左承旨陞嘉善及
爲大司憲以忤新進被駁初金公應箕爲右相憲府
方彈之公謂大司憲崔淑生曰應箕不可彈淑生欲
止之新進彈淑生而公爲代故並彈之庚辰特拜兵
曹參判又以附新進被駁公前後爲兵曹參判五年
癸未爲慶尚道觀察使會李贇成沉省墓開寧公以
病不見被罷自此爲成均館同知公受業於止止堂

金善源及佔畢齋金文簡二公每稱公篤實貫世鵬初
登第以鄉後生謁公於藏義宅請終身守之者公曰
以心爲師是其靈能自知善惡苟質之善則力行過
則必改其疑於兩間而擇之不可精者寧一切痛絕
勿近於惡可也朴承旨君澤曰方公臨事雖賁育不
可奪至於圍碁竟日不談其碁不可及也公病革世
鵬往侍顧謂曰吾平生別無所愧獨有一事深慙者
曰何事也公默然良久曰有伯夷有太公奈何盖公
曾事燕山而懷慙也越三日遂卒先夫人宋氏生三
女一適奉事鄭灃一適士人黃利亨一適進士盧禧

後夫人金氏無子有庶子二人曰忠孝曰忠信曰忠敬嗚呼公之於世孝無間言忠出天性與朋友敬而信出入仕宦四十年再赴京其胷次浩浩如秋天霽月終始一節求之古人其賢於樂克遠矣銘曰

飾幅者疲穿鑿內欺事心者怡其光熙熙與其巧於一時而卒不得掩之曷若公之明白萬世而無疑者乎

故海州牧使全君墓碣銘

君諱翰學文卿慶山人也其曾祖諱乙奎爲司宰監少卿祖諱殷輅爲軍資監直長考諱禧娶尹氏女生

二男長曰齡有文名登科其季君也登丁丑別科歷
由成均館爲戶曹佐郎正郎掌隸院司議司贍寺僉
正司饔院正成均館司成其外補則爲陜川郡守長
湍府使大同察訪楊海二州牧使其出使則以書狀
官朝正于 大明君爲人外拙而內弘所向游刃其
入太常寺敬而勤入養賢庫謹而誠爲版曹其計當
爲訟官其斷明其爲四邑皆有遺愛其家居無甔石
之儲晏如也方金安老之饕熾也以其子延城田在
長湍又與一王子爭田厭君政平不阿嗾方伯以擠
之君由是居殿其民至今有語及君猶涕泣不止嗚

呼世之壬儌鼓齒牙噂嚙人血骨務自肥而致隆位
者何限而賢者反是彼蒼者天竟何爲哉君某年月
日生于河陽里第某年月日卒于海州治所某年月
日克葬于三嘉縣西紫霞洞震坐兌向之原從妻黨
也初公之考訓三嘉公遂娶廉氏女仍家焉生二男
一女長曰汝益次曰汝復丙午進士女幼汝復以書
抵世鵬曰唯先生知先人俾先人不朽先生也嗚呼
國史之編循吏者人各有筆其不朽奚待吾言然我
實知君則義有所不敢辭銘曰
辭不枝人其言色不令德則實位不滿其後也可必

先考禦侮將軍行副司果府君墓銘

嗚呼此吾先君墓也諱文偁字季俊尚州人成化丁亥十一月初七日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初八日卒其明年三月庚午葬于㳽原猪淵之西原先君在時鄉人愛敬之如父兄旣歿鄉人來哭者咸痛惜之曰如喪吾考也嗚呼後之居是鄉者必愛惜吾先君之人之子孫也篤於追遠則於其所愛惜焉者亦必有所不忍焉吾先墓庶永免於耕牧之患矣嗚呼誰無父母孰非人子百世之下同吾是心聞吾言其有不與哀者乎况吾先君之苗裔耶銘曰

於巽仁考德邵名濟儉遜孝慈溫毅惠恍敦宗睦鄉
悵懷士欽有嚴三訓愼口身心申命守約踰分灾尋
育我教我免獸免禽永慟義高風樹怨深負土封墳
泣血腥襟哀哀我息日照月臨甲乙載久耕牧誰禁
人各有親愛一古今俯訴百世刻此冤吟

行狀

容齋李相公行狀

公諱荇字擇之號容齋系出德水縣今屬京畿豐德
郡八代祖諱邵在高麗朝閤門祇侯賜紫金魚袋知
三司七代祖允藍民部典書贈僉議政丞德水府院

君六代祖諱千善奉訓朝議奇氏有功守司空柱國
樂安伯謚良簡五代祖諱仁範政堂文學藝文館大
提學高祖諱揚工曹參議曾祖諱明晨知敦寧府事
謚康平祖諱抽知溫陽郡事　贈左贊成兼判義禁
府事考諱空茂字馨之號蓮軒天質醇正接物以誠
無甚愛憎不妄言笑未有邊幅豁如也擢丁酉科
成廟方銳意文治試文士子　闕庭連居三魁　特
命授弘文館校理歷爲吏曹正郎躋憲府至掌令躋
玉堂至應教入薇垣爲司諫適逢燕山朝負大器而
不大施人皆惜其不倣爲詩文操管立就有文集官

至洪州牧使而卒 贈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自溫陽以下皆以
公貴推恩也妣昌寧成氏 贈貞敬夫人寶文閣大
提學文肅公諱石瑢是曾祖京畿觀察使諱槩是爲
祖校書館校理 贈禮曹參判諱壿是爲考內外德
門其積善也兩隆會爲一家卽符餘慶竟生五男二
女長曰菴擢己酉武科官至節度使次曰芭辛酉文
科今左相次卽公次苓庚午武科官至平海郡守次
薇乙亥文科今爲大司憲一女卽贊成曹公繼商夫
人以成化戊戌五月壬午生公自齠齔時聰敏好學

夜以繼日不安遊嬉如成人焉弘治乙卯公年十八
擢丙科及第選爲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丁巳冬選補
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轉至奉教始先進頗
以年少易之及見公修草莫不愕然歎服己未春參
修 成廟實錄秋例授成均館典籍兼南學教授庚
申四月以賀 聖節質正官赴 京師秋拜弘文館
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辛
酉冬坐論事遷成均館典籍壬戌春除禮曹佐郎未
幾遷 世子侍講院司書癸亥夏拜司憲府持平九
月陞弘文館副校理例帶兼職尋陞校理甲子春除

司諫院獻納還爲弘文館應教時燕山主荒亂滋憾
母妃尹氏之廢免殺　先朝舊臣殆盡又欲追崇尹
氏極其徽號議于庭皆曰允當公與同僚獨議曰追
崇之典於禮已極今不可復加燕山主大怒下獄鞫
之將置首議人極刑或有冀免者力辨不已唯公順
受無一辭兄弟親戚爭勸其自明公曰死命也安忍
移于人以偸生乎時應教權公達手在外逮繫未及
至至則曰唱議者我也非李某也於是權公死而公
得杖流于忠州人皆多權公而服公臨死不棄也六
月又坐朴修撰誾事再杖還配例充役秋九月復論

前議事追繫考掠幾至大故者數至冬十二月減死
論杖屬嶺外之咸安郡爲奴乙丑春正月方至配所
秋八月又因匿名書獄繫掠閱冬至明年丙寅春正
月出配巨濟島二月方至配所就高絶嶺下圍棘以
守是年秋又令收繫杖限死垂上道遭時乃免初燕
山誅戮朝士無虛日公前後逮繫杖配極慘酷親戚
見之無不涕泣公未嘗一出怨言人皆曰必不免公
亦不動心讀書不輟人或止之公曰朝聞道矣夕死
何憾丙寅九月 中廟卽阼以弘文館校理 召還
俄陞爲副應教又 命賜暇讀書于淨業院丁卯秋

承 命爲江原道鄕試試官往江陵九月陞應教十
二月丁內憂庚午二月服闋除成均館司藝四月拜
弘文館副應教兼藝文館應教尋除議政府檢詳知
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七月陞爲舍人知製教兼春
秋館編修官舊例以舍人司都堂郎廳必選一時名
艷爲蓮亭會及公之爲舍人也有筆之於壁曰桃李
無華李某入中書堂盖言其遠邑士林傳笑公終身
不近聲色其律己之嚴多類此辛未五月除奉常寺
副正知製教兼承文院叅校九月丁外艱癸酉十一
月服闋除成均館司藝知製教自後常兼知製教甲

戌三月陞司成十一月爲司贍寺正乙亥二月除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六月特授通政爲司諫院大司諫公久滯下僚聞是 命士林相賀方 章敬之薨也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上疏請以愼廢嬪爲后者外議洶洶皆以爲然公爲大司諫獨奮然曰此不可爲也當死執遂力爭請置祥等極罪其議遂寢於是 上親迎我 聖烈大妃殿下以開三韓億萬年無疆之慶公之陳力居多其不識事理者謂公請誅祥等是欲謀害士林也公嘗曰燕山主爲毋妃反辟我 先王赤戮朝臣幾殆 宗社愼守

勤旣伏辜誅其父而立其女爲國母以蹈覆轍乃社稷何誠爲大事極言其不可爾豈欲置是屬於兎耶寧甘受其言而不忍負 宗社冬十月坐言事左授僉知中樞府事十二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丙子冬移病不出遞爲僉知中樞府事丁丑秋除成均館大司成夏復入爲副提學六月復爲大司成謝 恩之日上傳于公曰以副提學爲大司成舊無是例但作人爲重七月特授拜承政院左承旨知製敎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八月陞都承旨知製敎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是月特

拜嘉善司憲府大司憲初新進喜變更好自用公不
肯苟合由是見忤果有移書臺諫論公爲誤國九月
降授僉知中樞府事公怡然笑曰一身進退豈可苟
乎歸守桑梓以終餘年是吾志也翌日匹馬南歸僑
居于沔川之滄澤村自號滄澤漁叟公不事生産初
寓沔川也伯兄節度公聞公窘之與之穀二百斛公
曰我若飢不待兄之見許而取食終不取一斛時水
原府使李誠彦上疏辨公之誣不報成均館儒生亦
草疏欲上陳而爲安處謙所沮識者莫不傷歎惜公
之去至有流涕者戊寅正月除兵曹參知黽勉赴

命卽告病還于沔川除戶曹叅議不赴己卯冬朝議
稍定上二月除弘文館副提學有旨召還庚辰正月
特授嘉善工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守弘
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公初爲己
卯人所斥及還乃曰己卯之誤宰相之過也年少之
輩未經世故者驟加高位任其紛亂而不加裁制其
人何罪抑非宰相有以致之乎二月兼同知義禁府
事十月兼 世子右副賓客辛巳正月特授資憲爲
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世子左副賓客餘如舊
尋又特授議政府右叅贊今 皇帝卽位遣翰林院

修撰唐皐兵科給事中史道來頒登極詔以公爲遠
接使迎于境上往還酬唱深得其歡心時今左相爲
義州牧使兩使聞公荊樹之繁乃指五星之說稱美
之兩使到弘濟院以　殿下迎詔後乘輦還宮爲非
禮公據例言之兩使輒有怒色曰俺等尊欲尚禮參
贊亦有此言耶公對曰　殿下令待詔郊外敬事朝
廷之禮大人自當見之上使怡然笑曰因參贊之誠
敬已悉　國王之誠敬也唐使天下正人每歎服公
之爲人及其詩章稱爲吟壇老將戒副使愼勿輕投
癸未陞左參贊十月二十五日　王世子行入學禮

以公爲傅士官傅士官乃師傅之職必選一代碩德
公於講論之際應答之辭皆出人意表　世子問及
治國之事公對曰非今日所當問因陳孝敬之道論
者服其得體秋加階崇政陞右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世子貳師餘如舊一日公乘軺車向　闕有儒生裴
珣步過於　景福宮碑隅隱躯而窺之公以袂拭淚
兩目皆赤生怪之甚行見有人當刑始知公乃泣辜
也聞者曰公之是心卽天地好生之心世之不知公
者雖罔曰不愛物豈可信哉甲申夏特授吏曹判書
銓甄一出於至公人無間言言者以弘化闕位秋復

爲左賛成丁亥十月特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戊子春滿浦僉使沈思遜爲野人所戕麾下士皆散走而不救公曰此而不誅何以示法朝廷竟免其死議者皆以公言爲然中廟方赫怒鋭意西討朝議多賛之已 命許硡爲大將公獨抗節極諫忠悃之發反覆不已語載國乘其大要兵凶戰危難保萬全使許硡爲將雖必勝萬全既勝之後未可以又使硡守之邊患將無窮矣竟不興師西北邊蒼生至今免爲魚肉者繄公之忠懇

是歲九月 上幸驪州公爲留都大將庚寅冬陞左
議政兼 世子傅餘如舊 貞顯之喪卜兆于 宣
陵之南麓禮曹例受審定時有以風水名者同曹欲
啓請率行公曰不可同曹强欲啓之公毅然曰此輩
欲售其術若以爲不可用將改卜他地乎不然則後
必有言竟不帶行時洪相國彥弼爲禮曹判書後値
中宗之喪已卜 靖陵而尹霖以邪喙煽動朝廷大
役將就而未定者累日於是洪相語及其事歎曰容
齋料事眞不可及也使李公若在必無此事嘗有言
曰福城君將不利於東宮公曰不殺老夫不可以動

搖聞者竦然公見朝廷之勢漸至委靡及登相位常
以爲憂至忘寢食每進言於　上曰請察威權之所
在蓋有所指也辛卯十月因論金安老事降授判中
樞府事兼領　經筵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知成均館事初公與安老同在翰苑同入讀書堂披
心相善者久矣當南文敬之寧同朝請竄安老也公
以爲無名而逐宰相不得無獘也至涕泣相送文敬
聞而笑曰李公寬厚容物不知是人之奸邪終必爲
其所賣然若他人則理須同責如李公胷中坦然無
可疑者固不可以是爲責及安老之還入也其子延

城尉金熺違上其父之冤收議于三公時公爲相以
安老初被無形之罪今又年久當自 上斟酌耳公
之意蓋欲使自便居住而已及放還覓緣復職締結
躁進以行胸臆其有嫌怨者竄逐殆盡公始悟其肰
見安老則斥言其陰私嚴辭峻責不少忌諱安老有
慚色曰此皆臺諫所爲非吾之所敢知也公何以指
言我也退與其黨陰爲沮公之謀唱爲之說曰李某
構成吾事非止罪吾也將以陷士林於是朋比安老
者謀欲構陷每遣所親信撥公之意大司憲沈彥慶
問于公曰外有浮言臺諫欲論相公者此非臺中之

論故臺諫欲自明云公笑曰若然則吾爲萬世之權臣矣臺諫豈可以此自明乎嘗於族會中有安老之黨來謂公曰東宮孤單頤叔爲羽翼不可動搖公曰國儲已定在朝之臣誰不欲爲東宮死者朝廷只有一安老乎及見所著遺愚文歎曰小人情狀盡在是矣凌意斥逐子弟懼交諫曰請引疾避位以全門戶公曰吾無先見之智不能防於未萌而又避禍以負聖明乎一身死生不足恤但恐奸人得志國事日非也遂與領議政鄭光弼俱陳安老奸邪請竄之正言許沆曰李某㮡於被彈托劾安老謀害士林於是臺

諫侍從附於安老者幷起而反攻公以公德望素著不敢遽加罪名只適政府而餘人或罷或竄公論旣噤邪議朋興有以公尚未抵罪爲言明年壬辰三月生員李宗翼上疏言時政得失語及公之無罪更激其怒遂竄公于平安道咸從縣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卒于謫所享年五十七乙未春三月十三日葬于沔川長者洞先塋之南麓丁酉冬十月安老及其黨伏罪十一月　命復公之舊職公身長十尺許面方而髥茂龜背麟定抱荆玉而璞如也團和氣而塑如也其傑魁如龍虎翔峙如鸞鳳望之知其爲大人君子

也早有大志爲學甚勤蓮軒謂公曰余觀四佳徐公終身爲苦汝欲作苦矣盖公之少時蓮軒已知其爲典文衡矣雖在晩年每雞鳴而起就榻讀書其好學眞如飢渴之嗜飮食平居無惰容未嘗有疾言遽色雖甚怒亦未嘗罵人以死食不重肉衣纔蔽體仕宦三十年不問有無室廬如寒素家子女滿堂僅得衣食而已或勸置田庄公曰食祿之家務占田園無祿者何以聊生吾祿足以代耕置田庄爲子孫計亦不勞乎子弟服飾奢不許升堂且曰汝輩苟志於善雖不得科第吾亦無所恨所乘馬人不堪騎公亦不以

爲意至斃而後代以他馬及爲宰相內兄遺以軺一
軺十年大抵自奉極菲薄人不堪處而處之有裕嘗
曰祿不及親友而侈自奉吾不忍爲也其待親戚無
遠近必周急撫窮如恐不及家計屢空亦有所不暇
顧也其待人無貴賤一出至誠未見有安排人無賢
愚莫不信服有布衣交來求祿仕公引接甚款其人
一日以苞苴來餽公曰吾所以遇子故人之意也今
子以窮求官而遺我以賂是子非窮矣何必求官官
職其可以賂得乎遂謝不見大慚而去公每訓諸子
曰吾平生所得在於不欺其好善惡惡出於天性故

見人不善必面責之人不敢干以私朝廷倚以爲重
有以關節不到目之又曰人臣居位食祿當不忘君
恩無負國家一身不可顧也如或藉權勢以樹私恩
厚聚斂以殖田園優一家爲子孫計則吾不爲也又
曰荷國厚恩須思毫末報效苟不容於時而不得行
吾志則當引身而退彼貪位冒祿俯仰隨波則吾亦
不爲也況排斥異己唯自全是圖乎拜相之日公乃
流涕曰無德而高位何以堪之痛自抑遜子弟族親
有求官輒拒之曰朝廷官爵豈宰相施恩之具耶常
以王曾恩出怨歸之言爲得宰相體由是僥倖者或

多怨之末年憂朝廷歎曰士林各樹朋黨非國家之福此宋朝所以亡也嘗於　經幄極陳時弊謂將有後日無窮之患其見士林則必切責曰君等自作不靖以此羣邪尺目竟至被斥又曰今人家有寶器則皆知其護惜其提携必謹如恐失隊至於國家事從心左右未有念其失手者是以國家大器反不如其家之小器豈不戾哉嘗開小齋於南山之青鶴洞又號青鶴道人夾路種松檜桃柳公退扶杖逍遙蕭然如野人一日有錄事秉昏報奇考有一人着屐麄衣率小童出洞門錄事騎過而問政丞在乎公徐顧曰

欲報奇乎我來此云錄事不覺墜馬其忠朴類此也
凡遇胥屬亦必恭謹至今稱其寬仁自公爲安老所
誣一時文士爲後生出題多拈放猊不然則啜羹也
蓋放猊指公之仁啜羹指安老之忍及公歿於謫所
聞者莫不流涕至於安老之敗中外歌舞羣兒皆雀
躍有人曰彼小兒何所知而喜又有一人應聲曰兒
之父曾受其毒故雖小兒亦知其喜也可以見君子
小人之辨而人心之難誣也公娶宗室璋山副守裯
女生四男三女長元禎閑居泗川不樂仕進次元祥
今爲某官次元福今爲某官次元祿中庚子司馬登

辛丑第今爲弘文館校理文長適敦寧府叅奉崔世
龍次適幼學柳夢寅季適幼學柳滋公之學出於論
語其詩文據事直書去藻飾不爲詭異險絶之辭而
如天成神造無有斧斤痕盡人情該物理必妙詣其
極卓乎其不可企及嘗作逐野人檄文南止亭深爲
之歎服古無主文硯止亭爲作大硯傳于公曰此所
以爲斯文傳必也不及再傳而公歿平生著述未嘗
置草其得手稿者唯謫居南遷海島三錄南遊錄和
南岳唱酬集而已旁求裒集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其
寓咸從也不復事吟咏唯杜門讀書刪成東國史略

手自繕寫惟公積德如崇山可見者畜泄雲雨而慈
乎不可窺其根基之厚也偉量如鉅海可見者容育
鯨鯢而不可知其津涘之遠也訥訥其言如不克出
口也慥慥其心如不克勝衣也儉而能安貞而不諒
友愛盡於兄弟信義著於朋友一念之謹百行之備
豈天地儲精生應中興爲邦家之瑞耶澤被生民而
民不知功在社稷而國無券所謂世皆知有功之爲
功而不知無功之爲有功者豈虛語歟公之子元祿
錄公事跡請述行狀世鵬於公辱知最深不敢以不
文辭絲記所聞見如右謹狀

武陵雜稿卷之八 原集